



[美] 茱丽·嘉伍德 著
Julie Garwood



迷迭

Session

《礼物》姊妹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 茱丽·嘉伍德 著
Julie Garwood

痴迷

obsession 《礼物》姊妹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痴迷 / (美) 嘉伍德著; 李静笙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399-3042-8

I. ①痴... II. ①嘉...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5893号

版权登记号 2008-393



果樹本书中译由果树出版社授权

- | | |
|------|---|
| 书 名 | 痴迷 (Obsession) |
| 著 者 | (美) 茱丽·嘉伍德 |
| 责任编辑 | 丁 卉 |
| 译 者 | 李静笙 |
| 责任校对 | 闻 艺 |
| 责任监制 | 卞宁坚 江伟明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印 刷 |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1092毫米 1/16 |
| 字 数 | 260千 |
| 印 张 | 16 |
| 版 次 |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3042-8 |
| 定 价 | 26.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幕



英格兰 一八一九年

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女性杀手。

那个傻女人根本没有机会。她不知道自己已被盯上，更猜不着她的秘密仰慕者真正的意图。

他仁慈地杀了她，而且颇以这项“成就”为傲。他原可以是残酷的。

侵蚀着他的渴望要求着满足，而尽管折磨她的念头令他兴奋，这一回他却并未向卑劣的冲动臣服。他是人，不是禽兽。他追寻的是自我的满足，而这年轻小姑娘也该死，他依旧表示了怜悯之意。

哦，是的，他的确非常的仁慈。

毕竟，她是微笑着死去的。他刻意给她来个猝不及防，在事情结束前，他只瞥见她温柔的棕眸中一闪而过的恐惧。他对她轻声吟唱，正如所有主人对待他们受伤的宠物一般。让她在被勒毙的过程中聆听他的怜悯之歌，直至他确定她再也听不见为止。

他并非无情。尽管他确信她已死，仍温柔地将她的脸转开，然后才允许自己露出微笑。他想放声大笑，为事情终于告终的解脱，也为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的满足。然而他终究没发出任何声音，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如此不庄重的行为会使他像个怪物而不是人类。而他当然不是怪物。不，不，他不恨女人，他仰慕她

们……至少是大部分。而对那些他认为可救赎的女人而言，他既不残酷也不邪恶。

不过他也是聪明绝顶，承认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可耻的，狩猎的过程是使人愉快的，即使自始至终她所有的反应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然，她的虚荣也帮了大忙。一个天真的小可爱居然会自认为无所不知——一个危险的误解。而他也已证明了自己可比她“滑溜”多了。

武器的选择是一个甜蜜的讽刺。他原本计划使用他的短剑。他想感觉刀刃刺入她体内，渴望每一次猛刺她柔软平滑的肌肤时，那洒满他双手、温热的鲜血。切开她，切开她，这个要求在他脑中回响着。他并未对欲望称降，因为他仍比心中那个声音强壮多了。

那一瞬间他决定舍短剑不用，他送她的钻石项链就戴在她颈间，他抓紧了那昂贵的装饰品，榨尽她体内的生命。这是最合适的武器，女人爱项链，这一个更是这样。他甚至考虑把项链和她葬在一起。

然而就在将自悬崖边收集来、用以加速腐朽的石灰块倒下的前一刻，他改变初衷将项链收进了口袋里。他并不是个全无心肝的人，为此他让她在他们有趣的交往期间他送她的其他小东西一起长眠。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墓地，没有罪恶感，也没有良心的谴责。她非常适合他，而今他已满足。

浓雾笼罩大地。一直走到路上，他才发觉靴子上沾了石灰粉末。

他不在乎昂贵的长靴可能已毁的事实，没有任何事能破坏胜利的荣光，他感觉仿如卸下了一切重担，还有……还有那再次汹涌而上的冲动，和当他的双手在她身上时那美妙的兴奋……哦，没错，这一个甚至比上一个更好。

她使他再度充满生气，这世界也为了这么强壮、英伟的男人而变得多姿多彩。

他知道今晚的回忆将支持他度过一段可以久久回味的时光。

而后，当光芒褪尽后，他将再次出猎。

第一章

修道院院长费玛丽向来深信奇迹的存在，只是她活到六十七岁高龄仍未亲眼目睹，直到一八二〇年一个严寒二月的一天那封来自英格兰的信抵达。

起初院长不敢相信这个可喜的消息，害怕那是撒旦先使她充满希望，继而将之摔个粉碎的诡计。然而她尽责地回了信，又接到盖有威廉郡公爵印玺的第二封信时，她终于接受了事实。

这是一桩奇迹。

她们终于要摆脱那小坏蛋了。第二天晨祷时，院长把好消息告诉其他的修女，当天晚上她们以鸭肉汤及新鲜的黑面包庆祝一番。晚祷时高兴得过了头的瑞秋修女甚至因轻浮地笑出声而两度被训诫。

小坏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莉雅公主——在第二天下午被召进院长一丝不苟的办公室里。她被告知以离开修道院的消息的同时，瑞秋修女已忙着整理她的行李了。

院长坐在一张伤痕累累、看来几乎和她一般年老的大书桌后的高背椅上，一面数着木质念珠默诵《玫瑰经》，一面等着应付她对这消息的强烈反应。

莉雅公主被这消息弄得一阵愕然。她握紧双拳，低头不让院长见到她眼中的泪水。

“坐下吧，莉雅，我不想对着你的头顶讲话。”

“是，院长。”她坐在硬邦邦的椅子边缘，挺直腰杆以取悦院长，双手交握放在膝上。

“你对这个消息有什么看法呢？”院长问道。

“它就是我的磨难对不对，院长？您还没为那件不幸的事原谅我？”

“胡说。”院长答道，“我一个月前就原谅你轻率的行为了。”

“是瑞秋修女说服您把我送走的吗？我已经跟她道过歉，而她的脸也几乎不是绿色的了。”

院长摇头，同时也皱紧眉头，因为莉雅一不留意就又使她想起她那些稀奇古怪的举止。

“你会相信面糊能祛除雀斑这事我是怎么也想不通。然而话说回来，瑞秋修女的确同意做这个实验……而且也不……太怪你。”她赶紧修正，好让这个谎在上帝眼里不那么严重，“莉雅，我并未写信给你的监护人要求要你离开，是他写给我的。这就是威廉郡公爵的来信，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

莉雅发颤的手接过信件，飞快地看过内容后又交回给院长。

“你能了解事态的紧急吧，孩子？你的监护人提到的这位雷斯顿将军听来十分声名狼藉，你记得曾见过他吗？”

莉雅摇头：“我们回父亲的祖国好几次，但我那时太小，根本不记得见过他。他究竟为什么想娶我呢？”

“你的监护人了解将军的动机。”院长的指尖轻点着信件，“你父亲的臣民仍未忘记你，你依旧是他们爱戴的公主。将军的想法是如果他娶了你，便能在人民的支持下接管整个王国。这是个聪明的计划。”

“我不想嫁给他呀。”莉雅喃喃道。

“你的监护人也不要你嫁给他的，孩子。然而他也深信将军不会接受拒绝，而为了一逞私欲更可能强行带走你。而那正是威廉郡公爵要求要有护卫一路伴你到英格兰的原因。”

“但是院长，我并不想离开这里的，真的。”

她痛苦的声音撕扯着院长的心，使她暂时忘了莉雅公主这些年来的淘气、顽皮。院长还记得她和她病重的母亲初来时，小女孩眼中的脆弱和恐惧。她母亲还在人世时，莉雅就像个圣徒般中规中矩，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她却已在六个月前失去了父亲。然而这孩子

却表现出惊人的坚持，她扛起了日夜照顾母亲的担子。她母亲的病已到药石罔效的地步，到了末期她饱受病痛折磨时，莉雅甚至还爬上病床，将那病骨支离的女人抱在怀里前后轻摇，柔声对她唱歌。莉雅有着天使般的嗓音，而眼见她对她母亲的爱是令人心痛的。当恶魔的折磨告终时，她母亲也死在女儿的怀里。

莉雅不让任何人安慰她。夜里她总独自躲在她的小斗室中哭泣，然而那紧闭的白窗帘却掩不去她的啜泣声。

她母亲就葬在教堂后，莉雅一刻也不愿离开她。纵使皇室家庭的第二个家——史东赫文——就在邻近，莉雅也从不想到那里去看。

“我原以为我会永远待在这里。”莉雅喃喃道。

“你应该将此看做是命运的安排，”院长训海道，“视之为生命中的一章已结束，而另一章正要开始。”

莉雅又低下头：“我希望我所有的章节都在这里，院长。如果您愿意大可以拒绝威廉郡公爵，或者用信件无限期地拖延，直到他忘了我。”

“那将军呢？”

莉雅早已为这难题想好了一个答案：“他不敢来侵犯修道院的，只要我留在这里，就会很安全。”

“你是建议我欺瞒你的监护人？”院长的口气中有一丝不以为然。

“不是的，院长。”莉雅轻叹一声回答道，“我想欺瞒是不对的……”

她渴望的语气使院长又大摇其头：“我不会姑息你的，孩子。即使有正当理由……”

莉雅插嘴道：“真的有啊。”她深吸一口气才脱口而出，“我已经决定当修女了。”

光是想到莉雅加入她们神圣的行列已使院长的背脊蹿上一阵寒颤。“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她涩声说道。

“是因为账簿的事对不对，院长？你不准备拒绝我的监护人，是为了那小小的……虚构。”

“莉雅……”

“我只捏造了第二组，好让银行借钱给您。您拒绝动用我的基金，而我又知道您有多需要新教堂。我们终究得到那笔贷款了，不是吗？所以上帝一定是原谅了我的欺骗，而且它一定会要我改改

数字的，否则绝不会赐给我一个对数字有概念的头脑，对不对，院长？它会原谅我的小聪明的。”

“小聪明？我相信正确的字眼应该是‘盗窃’吧。”院长斥道。

“不，院长。”莉雅反驳道，“盗窃意味着未经同意私自取用，而我并没有啊。我只作了些修改而已。”

院长紧锁的眉心告诉莉雅她不该反驳院长或是提起账簿的事。她咬着下唇苦思使院长转移心思的方法。

“院长，我说想当修女是非常认真的，我相信我得到了上帝的召唤。”

“莉雅，你不是天主教徒。”

“我可以改变。”她承诺道。

沉默持续了好半晌后，院长倾身向前，椅子随她的动作嘎吱作响：“莉雅，看着我。”

待莉雅服从命令后，她又说道：“我相信我知道你究竟在想些什么。现在，我向你保证我会好好照料你母亲的坟。如果我有个万一，也将会有菲什修女或瑞秋修女继续做下去。你母亲不会被遗忘，她会在我们每天的祈祷中。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莉雅突然放声大哭：“我不能离开她。”

院长起身来到莉雅身边，环住她的肩轻拍着：“你并没有抛下她，她永远都在你心中。而且她也会要你继续你的生活的。”

泪水流下莉雅的脸颊，她用手背将之拭去：“我不认识威廉郡公爵，院长。我只见过他一次，根本不大记得他的长相。如果我和他处不来怎么办？或者是他不想要我呢？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请让我留下来吧。”

“莉雅，你似乎认定我对这件事有选择权，但其实不然，我也必须服从你的监护人。你在英格兰会很好的，威廉郡公爵自己就有六个子女，多一个也无妨的。”

“我不是小孩子，”莉雅提醒院长，“而我的监护人大概也又老又虚弱了。”

院长微微一笑：“威廉郡公爵是你父亲在多年前亲自挑选的，你要对你父亲的判断有信心。”

“是，院长。”

“你会有快乐的生活的，莉雅。”院长继续说道，“只要你能

记住稍作节制，三思而后行，这就是诀窍。你有很好的头脑，善加利用它吧。”

“谢谢您的教诲，院长。”

“快别这么顺从了，这样一点都不像你。我有一句忠告要送给你，希望你注意听。坐直，莉雅，公主是不能弯腰驼背的。”

她如果再坐直些，只怕她的脊椎就要“刷”的一声断掉。

她把肩膀往后挺一点，院长赞许地点点头。

“诚如我所言。”院长继续说道，“在这里你是不是公主无关紧要，但在英格兰就很要紧。你要时时维持最佳仪表，千万不能让任性的举动支配你的生活。现在告诉我，哪两件事是我一再要你记在心上的？”

“尊严与礼节，院长。”

“对了。”

“我……万一我不喜欢我的新生活的话，还能回来吗？”

“当然可以。”院长承诺道，“去帮瑞秋修女整理行李吧。为防万一，你将在半夜上路，我会在教堂里和你道别。”

莉雅很快地行了礼后离去。院长站在小室中央，久久注视着她的背影。她原以为公主的离去是一桩应许的奇迹。院长的生活向来有条有理，然而莉雅进入她的生活后，条理不复存在。院长并不喜欢混乱，而混乱和莉雅却似乎是如影随形的。当这意志坚强的公主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院长眼中已盈满泪水，只觉得仿佛乌云刚遮住了太阳一般。

天可怜见，她会怀念那小丫头和她那些稀奇古怪的点子的。

英格兰 伦敦 一八二〇年三月

他们叫他海豚，他则叫她小鬼。莉雅公主不明白为什么她监护人的次子克林会有一个海底鱼族的绰号，倒是很清楚他给她取绰号的缘由。那是她赢得的。她小时候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鬼，唯一和克林及他的哥哥在一起玩的那一次，她做了一件恶劣而顽皮的坏事。当时她年纪还很小，而身为独生女、周遭又尽是溺爱、百般容忍她的亲戚和仆从，会被宠坏自是不待言。幸而她的双亲天生耐性十足，他们完全接受行为乖张的她，直到她长大，学会控制脾气和自制力。

莉雅很小的时候，她的双亲曾带她到过英格兰。她不记得威廉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他们四个女儿的长相，对那两兄弟顶多也只

有模糊的印象。如果置身人群中，只怕她一定认不出他们了。她希望克林已经忘了她以前的行为，也忘了他曾经叫过她小鬼——她母亲说这个绰号是她罪有应得，因为和克林在一起本该使所有的一切都更容易忍受的。对莉雅而言，即将负担的两项义务都是十分烦人的，因而在每天结束后能有个安全的避风港也格外重要。

她不愿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也建议——事实上是坚持——她先暂时赁屋而居。而公爵夫人却光想到就开始担忧起来了。

莉雅坚决不让步，她提醒她的监护人她已经成年了，当然有能力照顾自己。但她的监护人却不接受这种说法。争论持续了半天，最后莉雅被安排于伦敦停留期间住在凯恩和他妻子茱迪的家。

不幸的是，就在她预定离开的前一天，她的主人与女主人也双双染上了和近来公爵、公爵夫人及他们四个女儿全染上的、相同的神秘疾病。

唯一剩下的选择是克林。若不是莉雅已和许多她父亲的旧识约好要见面，她会待在乡下直到她的监护人康复为止。她不想打扰克林，尤其在自他父亲口中得知这两年来他艰辛的创业过程之后，更认为克林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意外的负担。然而威廉郡公爵却仍极度坚持她必须接受他的好意，而拒绝她的监护人也是很无礼的。此外，和克林住几天或许会使她要请求他帮忙这事容易些。

晚餐时间过后不久，她抵达了克林家门前。而他早已出门赴宴去了。莉雅、她的新贴身女仆和两个值得信赖的私人护卫一齐挤在小小的玄关，将公爵的短笺交给年轻英俊、名唤弗伯的管家。这个年龄绝不超过二十五岁的管家显然对她的突然到来慌了手脚。他不停地对她行礼，脸直红到发根，而她却不知该如何安抚他。

“您的光临真是我们最大的荣幸。”他结巴道。艰难地吞咽一下之后，他又重复了同一句话。

“希望你的主人也有同感。”她答道，“我不想造成任何麻烦。”

“不，不。”弗伯冲口而出，显然认为那个念头十分骇人。

“您绝不可能是个麻烦。”

“谢谢你，先生。”

弗伯又吞咽一下，语带忧虑地说道：“但是莉雅公主，恐怕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安置您的人。”管家尴尬得满脸通红。

“我们会想到办法的。”她微笑着向他保证，试着要他放松些。这可怜人看来像是要病了。



“公爵坚持要我带我的侍卫，而没有我的新女仆，我哪儿也去不了。她名叫萨贝尔，是公爵夫人亲自挑选的。萨贝尔一直住在伦敦，但她是在我父亲的祖国出生、成长的。她正好来应征这个工作真令人惊喜，不是吗？对呀，的确是。”她自问自答，弗伯根本没有插嘴的余地，“而且她才工作不久，我不能就这么让她走。那太无礼了，不是吗？你能了解吧，是不是？”

弗伯早已忘了她是在解释什么事，但为了让她高兴，他还是点点头。他终于将视线自美丽的公主身上移开，向她的贴身女仆鞠个躬，不料一开口便毁了他之前摆出来的威仪。

“但她还只是个孩子。”

“萨贝尔比我大一岁。”莉雅解释道。她转向金发女人以一种弗伯从没听过的语言和她交谈。他觉得那听来有点儿像法语，但又不是。

“您的仆人说英语吗？”他问道。

“当他们想说的时候。”她答道。她解开白色镶边毛皮斗篷的系绳，一个高大健壮、黑发而且表情迫人的侍卫上前来接下了斗篷。她谢过了他才又转向弗伯：“我想休息了。由于下雨的关系，我们花了大半天才到这里，我已经冷到骨子里去了。”

“外面的天气真是恼人。”她一点头继续说道，“雨滴真像冰雹那么大对不对，尼奇？”

“哎，的确是，公主。”侍卫的嗓音出奇的温柔。

“我们真的都累坏了。”她接着又对弗伯说道。

“这是当然。”弗伯同意道，“请随我来吧。”他陪着莉雅公主上楼，“二楼有四个卧房，公主，三楼则有三间仆人房。如果您的侍卫愿意合住一间……”

“尼奇和洛文会很乐意合住一间。”见他没往下说，她这么告诉他。“先生，这只是暂时性的安排而已，等凯恩夫妇恢复健康，我就会搬回去和他们一起住了。”

弗伯托着莉雅的手肘走完剩余的楼梯，他一派热心的样子使莉雅没开口告诉他她并不需要他的帮忙。如果当她像个老姬似的会让他高兴，就随他去吧。

上了二楼，管家这才发现两个侍卫没跟上来。他们已自行往后屋走去。莉雅解释说他们是四处熟悉一下所有的出口，等会儿便会上来。

“但他们为什么会……”

他没让他说完：“为了我们的安全，先生。”

弗伯点点头，尽管事实上他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您愿意今晚先用我家主人的房间吗？那里的床单今天早晨才换过，而且其他房间也都尚未整理。屋内仆人只有厨子和我，您知道，因为我家主人目前手头并不宽裕。而我又认为没必要每个房间都铺床单，我不知道我们会……”

“你不必担心，”她插进来说道，“我们可以另想办法的，我保证。”

“您这么能谅解下人实在太好了，赶明儿我就把您的东西搬到大客房去。”

“你忘了克林了吗？”她问道，“我想我占用他的床，他会很生气。”

弗伯想像的却恰恰是相反的情节，随即为自己可耻的念头红起脸来。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想到，否则不会表现得像个呆子似的。贵客的来到正是他如此笨拙的原因，不，是莉雅公主。她是他所见过最完美的女人，每回看着她他就会忘了自己所有的思绪。她的美眸蓝得那么不可思议，乌黑的睫毛也是他所仅见的，精致的五官毫无瑕疵。只有鼻梁上的几颗雀斑破坏了完美，但弗伯甚至认为那个小缺陷也是优雅的。

他清清喉咙以便理清思路：“我确信我的主人不会介意在客房里住一夜的，无论如何，他很有可能会明早才回来。那绝非您所想像的，莉雅公主，”想到她可能以为克林和其他女人过夜，他又急忙说道，“他常常回翡翠船运公司去做些文书工作，干脆就睡在那边了。您知道，他常常忘了时间。”

语毕，弗伯便拉她穿过回廊。二楼有四个房间，第一间房门大开，她在门口驻足往里看去，发现它是个迷人的图书室。

桃花心木书桌面朝门，左边有个小壁炉，右边是一张棕色皮椅和相配的脚踏凳，两者之间是一张美丽的地毯。四面墙全排满了书籍，桌上散置着纸张。

莉雅认为这图书室非常男性化，也很舒适。她甚至能想像到了自己身着厚袍子和拖鞋，蜷在旺旺的火堆前看最新的淑女杂志的情景。

第二扇门是克林的卧房。弗伯赶在她之前打开了门。

“你的主人有长时间工作的习惯吗？”她问道。

“正是。”弗伯答道，“几年前他和他的好友圣詹姆斯侯爵一块儿创立了公司，由于竞争非常激烈，两位先生都铆足了劲。”

莉雅点头：“翡翠船运公司的信誉良好。”

“真的吗？”

“哦，是啊。克林的父亲希望能买些股份，它会是投资者稳固的投资，只可惜两个合伙人都不肯卖。”

“他们想要维持完全的控制。”弗伯说明道，然后露齿一笑，“我听见他是这么对他父亲说的。”

她点点头走进房内，结束了这个话题。弗伯注意到室内的寒气，连忙过去在壁炉里生了火。萨贝尔则点起床边桌上的蜡烛。

克林的卧房就和他的图书室一般阳刚味十足而且吸引人。

面朝门口的床尺寸相当大，上覆深巧克力色床单。漆成淡褐色的墙壁在她看来正是桃花心木家具最完美的背景搭配。

床头两侧是挂有淡褐色丝质窗帘的窗户。萨贝尔解开系住窗帘的带子，使房间不受底下街道的喧嚣干扰。

莉雅的左手边有一扇通往图书室的门，右侧一扇大木质屏风旁是另一道门。她走过去打开它，发现那是个相连的卧房，色调与主卧室相仿，只是床的尺寸小了些。

“这是幢美丽的宅子。”她开口道，“克林的眼光真不错。”

“这屋子不是他的，”弗伯解释道，“不过租金挺合理的。只是等夏末屋主一家自美国回来，我们就又得搬家了。”

莉雅忍住笑意，她怀疑克林会感激他的仆人将他的财务状况宣扬出去。弗伯是她所见过最热诚的仆人，他的诚实也令人耳目一新，莉雅立刻喜欢上了他。

“明天我就把您的东西搬进邻房。”弗伯对着正在另一个房间探险的莉雅喊道，转身在壁炉里又加了块木头，站起来两手在裤腿上擦了擦。“这两间卧房比较大，”他解释道，“另外两间则很小。门上有锁。”他一点头加了最后一句话。

叫尼奇的那个黑发侍卫敲敲门，莉雅匆匆赶到门边聆听他轻声的说明。

“尼奇说楼下大厅有扇窗户的栓锁坏了，希望你允许他修理好。”

“您是说现在吗？”弗伯问道。

“对。”她答道，“尼奇喜欢未雨绸缪。”她继续说道，“不到整幢房子都安全无遗是不会休息的。”

她没等管家有所表示，径直对侍卫颌首表示同意。萨贝尔已取出她女主人的睡衣和睡袍，当她打了个呵欠时，莉雅转身去帮她

忙。

“萨贝尔，去睡吧。明天有的是时间整理。”

女仆对她的女主人深深鞠了个躬。弗伯赶忙上前建议女仆睡走廊的最后一间。那是所有的卧房中最小的，他解释道，但床铺相当舒适，他确信萨贝尔一定会喜欢。向莉雅道过晚安后，便领女仆过去帮她安顿下来。

不到三十分钟，莉雅便睡着了。她一如往常地熟睡了几个小时，但凌晨两点整时又醒了过来。自回英格兰以来，她一直没法一觉到天明，而且也习惯这种情形了。她穿上睡袍，在壁炉里添加一段木头，然后便带着文件包上床去。她打算看看她的经纪人的股市现况分析报告，如果还睡不着，她打算再作一张她持有的证券的最新状况图。

楼下的一阵骚动使她分了心。她认出了弗伯的声音，并自他慌乱的语气假设他是在试着平息他的主人的怒气。

好奇心占了上风。莉雅趿上拖鞋、系紧睡袍的腰带，走向楼梯口。她伫立在阴影中，而底下的门厅却是烛火通明。她看见洛文和尼奇正挡住克林的去路，不禁轻叹一声。克林背对着她。但尼奇却正巧抬头望见她。她立即示意他离去。他以肘轻触他的伙伴退到他的位置，两人朝克林鞠了个躬后便离开了门厅。

弗伯没注意到侍卫们的离去，也没注意到莉雅。如果他晓得她就在那儿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想必是不会那么絮絮叨叨的了。

“她正是我想像中一位真正的公主的样子。”他对他的主人说道，一派兴奋热诚的口吻，“她有着子夜般的黑发，柔软的鬈发仿佛是飘浮在肩上一样。她的眼睛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蓝，如此的明亮澄澈。她大约是中等高度，您绝对比她高多了。甚至我自己在她面前，都自觉像个笨重的巨人哩。她有雀斑，大人，不过只在鼻梁上有。”

弗伯停下来喘一口大气：“她真是太美了。”

克林没怎么注意管家对公主的形容。方才他正要动手修理那两个挡他路的陌生人，再把他们丢回街上时，弗伯及时冲下楼来解释说那两人是威廉郡公爵派来的。克林放开个子较大的那个，又开始翻着他手中的一叠文件，心想但愿他没把他合伙人写的报告忘在办公室里，他打算在上床前把那些数据登记在账簿上。

克林心情糟透了。他真的对他管家适才的插手有些失望，否则好好打一场架应该有助于摆脱一部分的挫折感才对。他终于找到那份文件，弗伯也再度开口。

“莉雅公主略显清瘦，但我也注意到她身段极佳。”

“够了。”克林命令道，他的声音温和却具有十足的权威。

管家立即停止对莉雅公主反复不停的赞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才刚提起这个话题，而且至少还能再说上不止二十分钟的。啊，他甚至还没说到她的微笑或是她高贵的气质。

“是的，大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大人？”

克林叹息：“你为什么认为？”

“我不宜擅自决定什么。”弗伯插了一句。

“那什么时候又阻止过你了呢？”

弗伯露齿一笑，仿佛他刚赢得了赞美似的。

克林打了个呵欠。上帝，他累了，今晚实在没心情见任何人。

长时间研究公司的账目使他筋疲力尽，无法使帐目转亏为盈令他深感挫折，而面对大小竞争则使他厌烦，感觉上仿佛每天都有一家新船运公司开张大吉似的。

除了财务上的麻烦外，他还必须忍受自己身上的疼痛。几年前他在一次海上意外中伤了左腿，现在它正隐隐抽痛，令他只想带杯热白兰地上床休息。

他不打算向疲惫的肉体屈服，上床前他还有工作得做。他把斗篷丢给弗伯，把手杖搁在伞架上，然后将文件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大人，您要我帮您拿点饮料来吗？”

“我要在图书室喝杯白兰地。”他答道，“你怎么叫我‘大人’？我早已经准你叫我克林了。”

“但那是以前。”

“什么以前？”

“在一位真正的公主来和我们同住以前。”弗伯解释道。

“现在我再称呼您克林就不适当了。或者您喜欢我称您霍斯特爵士？”他问道，使用的是克林被授封的骑士勋爵头衔。

“我喜欢克林。”

“但我已经解释过了，大人，那是不行的。”

克林笑了起来。弗伯的口气极尽夸张之能事，他的举动也愈来愈像他哥哥的管家滕斯了。他其实不该觉得惊讶，因为滕斯正是弗伯的伯父，当初他把这年轻人安插在克林家中就是想磨炼磨炼他的。

“你快变得像你伯父一样自大了。”克林说道。

“您过奖了，大人。”

克林又笑了起来，然后对他的仆人摇头：“我们再来谈谈公主，好吗？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她没对我说。”弗伯说明道，“而且我也觉得我不适合问她。”

“所以你就让她进来了？”

“她带了一封您父亲的信来。”

他们终于找到了谜底：“信在哪儿？”

“我放在大厅……或是餐厅呢？”

“去找出来。”克林命令道，“也许他在信上会解释这女人为什么非得带两个凶手同行。”

“他们是她的私人侍卫，大人。”弗伯以辩护的口吻解释道，“您父亲派他们跟着她的，”弗伯一点头，“而且一位公主是不会和凶手一道旅行的。”

弗伯对公主溢于言表的敬畏几乎到了令人发噱的程度，显然已使得这位善感的管家晕头转向了。

管家跑向大厅去找信。克林吹熄桌上的蜡烛后，拿起文件转身上楼。

他终于明白莉雅公主来访的原因了。他父亲正是幕后的主谋。他乱点鸳鸯的游戏愈来愈过火了，克林可没心情再来一回合。

他上楼到一半时看见了她。她看来的确像个公主，一个美丽的公主。她飘逸的长发果真乌黑如子夜，一身的白看起来真像是诸位派来考验他的幻象。

而他没通过考验。尽管他竭尽全力，仍无法控制自己对她的肉体反应。

他父亲这次的确干得好。克林决定要记得为他这一次的好眼光恭维他几句，不过当然是在他打发她上路之后。